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四十七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歷四年三月乙丑以殿中侍御史會稽王繇為荆湖南路體量安撫提舉捉賊代張庚也

諫官歐陽修言臣伏見近出内庫金帛賜陜西以救饑民風聞江淮以南今春大旱至有井泉枯竭牛畜瘴死

雞犬不存之處九農失業民庶嗷嗷然未聞朝廷有所存卹陛下至仁至聖憂民愛物之心靡所不至但恐遠方疾苦未達天聰苟有所聞必須留意下民疾苦臣職當言昨江淮之間去年王倫蹂踐之後人户不安生業倫賊纔滅瘡痍未復而繼以飛蝗自秋至春三時亢旱今東作已動而雨澤未霑此月不雨則終歲無望加又近年以來省司屢於南方斂率錢貨而轉運使等多方刻剝以貢羨餘江淮之民上被天災下苦盜賊内應省

司之重斂外遭轉運之誅求比於他方被苦尤甚今若不加存䘏將來繼以凶荒則飢民之與疲怨者相呼而起其患害不比王倫等偶然狂叛之賊也臣謂民怨已久民疲可哀因其困時宜速施恵不惟消弭盜賊之患兼可以悅其疲怨之心伏望聖慈特遣一二使臣分詣江淮名山祈禱雨澤仍下轉運司并州縣各令具逐處亢旱次第奏聞及一面多方擘畫賑濟窮民無至失時以生後患丙寅遣内侍詣兩浙江淮祠廟祈雨

丁卯金部員外郎天章閣侍講楊安國為直龍圖閣賜三品服宗正丞崇文院檢討崇政殿說書趙師民為天章閣侍講賜五品服初上謂輔臣曰安國師民久侍經筵其行義淳質乃先朝崔遵度之比因以寵擢之

己巳職方員外郎同判登聞鼓院張堯佐提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諫官余靖言外議皆云堯佐識見淺近依託後宮嬪嬙之勢已得内降指揮改賜章服又從内批與省府差遣大臣依違不能堅執遂與府界提點伏惟

陛下近歲以來每事思治損節滛費放減後宫絶斜封之官無私謁之寵此皆日來親行至美之事安得更使外議籍籍如此臣深為陛下惜之大凡嬪御親姻但多與財帛足表恩意如堯佐進士出身自當隨其才望與之差遣何必躐等以牓物議府界提點比省府判官固是降等然呂公弼前亦辭三司判官就此差遣未及半年早已遷陟議者不論其才但云故相之子所以進用太速將來堯佐若循此例升進外議亦必謂斜封私謁

之類竊恐上累聖德若陛下必欲愛之不若與有職田一近郡足以表陛下屈已從公之德於堯佐資敘亦無所損也又言堯佐修媛之世父進用不宜太遽頃者郭后之禍起於楊尚不可不監上曰朕豈以女謁進人蓋因臣僚論薦而後用爾如物議不允當更授一郡耳上雖有此言堯佐竟不出明年閏五月除戶判

詔嘗經戰沒及為盜所殺其子孫補班行而年幼者並給以俸

辛未省廣濟河催綱朝臣一員仍減歲漕軍儲二十萬

石

壬申詔國家設廵檢縣尉以佐郡邑制姦盜也朕每念其勤勞而俸入未優可以責其盡力乎自今廵檢縣尉月俸並特給見錢更不折支

癸酉祠部郎中集賢校理錢仙芝貸命決配沙門島坐知秀州受枉法贓罪當死特貸之前兩浙轉運使王琪降知婺州兩浙轉運使邵飾降知洪州並坐按發仙芝在諫官奏劾之後也琪飾降官在五月庚午今并書

甲戌命鹽鐵副使戶部員外郎魚周詢宮苑使周惟德往陜西同都轉運使程戡相度鑄錢及修水洛城利害以聞先是韓琦以修水洛城為不便奏罷之鄭戩固請終役琦還自陜西即罷戩四路都部署戩既改知永興又極言城水洛之便役不可罷命劉滬董士廉督役如故知渭州尹洙及涇原副都部署狄青相繼論列以為修城有害無利議者紛紛不決故遣周詢等行視戩初命涇原都監許遷將兵為修城之援及戩罷統四路洙

亟名遷還又檄滬士廉罷役且召滬士廉蕃部皆遮止滬士廉等請自備財力修城滬士廉亦以屬戶既集官物無所付又恐違蕃部意別生變日增版趣役洙再召之不從洙亟命丸亭寨都監張忠往代滬又不受洙怒命青領兵廵邊追滬士廉欲以違節度斬之青械二人送德順軍獄時周詢等猶未至也蕃部遂驚擾爭收積聚殺吏民為亂又詰周詢等訴周詢具奏詔釋滬士廉令卒城之據尹洙乞與鄭戩下獄狀劉滬董士廉先送德順軍獄後有旨送邠州獄又覆奏李京劉

子狀董士廉繫獄二十餘日但不知是何月日耳

參知政事范仲淹言涇原路走馬承受趙正奏内殿崇班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被狄青枷送司理院次切緣此二人元稟四路都部署節制往修水洛城即非是二人擅興及四路罷後本路部署司抽下軍馬其人即合依稟罷修不合堅執拒抗臣料其情蓋本人在彼相殺得功降下周回蕃部又已下手修築城寨懼見中輟之後本路責見其經畫不當故以死拒抗一面興修意望成功亦求免罪始末可見

非有他意況劉滬是沿邊有名將佐㝡有戰功國家且須愛惜不可輕棄恐狄青因怒輙行軍法則邊上將佐必皆銜冤謂國家負此有勞之臣人人解體誰肯竭力邊事其董士廉是朝廷京官即非將佐亦將一例枷勘盖狄青麤人未知朝廷事理萬一二人被戮逐家骨肉必來訴于闕下亦更多有臣僚上言紊煩聖聽雖知將帥行得軍法即非用兵進退之際有違節制自是因爭利害致犯帥威昔陳湯矯詔命以破敵王濬違節制以

下吳皆釋罪封侯以勸將列伏望聖慈特遣中使乘驛往彼委魚周詢周惟德取勘劉滬所犯因依情罪聞奏仍送邠州拘管聽侯朝旨一則惜得二人不至因公被戮二則惜得狄青尹洙免被二家骨肉稱冤致訟倘允臣所奏事可兩全彰陛下保庇邊將之恩使武臣效死以報聖德　賜荆湖南路捕擊山猺軍士緡錢仍遣内侍齎手詔體量捉殺次第以聞　諫官歐陽修言臣風聞湖南蠻賊近日漸熾殺戮官吏鋒不可當新差楊畋

銳於討擊與郭輔之異議不肯招降又王絲去時朝廷
亦别無處分慮絲到彼與畋同謀蓋蠻賊止可招携卒
難剪撲而畋等急於展效恐失事機今深入而攻則山
林險惡巢穴深遠議者皆知其不可若以兵外守待其
出而擊之則又未見其利蓋以蠻所在依山在衡永道
州桂陽監之間四面皆可出寇若官兵守於東則彼出
於西若官兵守於南則彼出於北四面盡守則用兵太
多分兵而邀之則兵寡易敗此進退未有可擊之便也

今正蠻巳為鄧和尚黃捉鬼兄弟所誘其餘山民莫猺之類亦皆自起而為盜竊聞常寧一縣殆無平民大小之盜一二百夥推其致此之因莫猺之俗衣服言語一類正蠻黃鄧初起之時捕賊官吏急於討擊逢蠻便殺屢殺平人遂致莫猺驚惶以此言之則本無為盜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諸盜肯降必須先得黃鄧昨邵飾等

部飾先為湖南憲慶歷三年四月遷兩浙漕不知飾殺黃捉鬼衆是何時去年九月因桂陽監奏蠻猺作過巳畧載其事當是三年四月以前捉鬼被殺也按余靖五月疏云知衡州陳執方殺捉鬼修乃云邵飾等修

既云邵餙等則陳執方在其間矣

初招黃捉鬼之時失於恩信致彼驚逃尋捕獲之斷其脚筋因而致死今鄧和尚等若指前事為戒計其必未肯降如云且招終恐難得必須示以恩信之事推以感動之恩若得黃鄧先降其餘指揮可定今深入而攻既不可待其出而擊之又不可且殺且招又不可以臣思之莫若罷兵曲赦示信推恩庶幾招之可使聽命臣亦廣詢南方來者云我若推信彼不難招鄧和尚等大則希一班行其次不過殿侍足矣正蠻

版者得一團主之名亦足矣莫猺之類使安耕織而歲輸皮粟得為平民乃彼大幸今若擊之不已則其為害愈深況漸近夏暑南方瘴濕士卒不習水土須慮死傷仍恐迫之太急則潭郴全邵諸寨向化之蠻皆誘脅而起則湖南一路可為國家之憂臣欲乞速令兩府大臣深究招殺之利害共思長策決定廟謀若遷延後時致彼猖熾不幸官吏頻遭殺害則朝廷之體難為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既多必恐不能自信則兵久不解害未有

涯伏望聖明斷之在早倘又言臣風聞楊畋近與蠻賊鬬敵殺得七八十人首級仍聞入彼巢穴奪其糧儲挫賊之鋒增我士氣畋之勇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謀慮事機宜思久遠竊恐上下之心急於平賊聞此小捷便謂兵勝不能鎮静外示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賞二曰謂其可殺更不肯招苟如此則計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賊者殺一人頭賞錢十千官軍利賞見平人盡殺平人驚懼盡起為盜除

鄧和尚李花腳等數大頭項外其餘隨大小成夥者不可勝數今畋所擊止一洞所聚已二千餘人於二千人中殺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餘時暫鳥散必須復集臣見自古蠻蜑為害者不聞盡殺須是招降昨緣邵飾等失信於黃捉鬼遂恐更難招誘今若因畋小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服之時機不可失若令畋自作意度招取大頭項者因取小勝傳布捷聲其餘諸處結集者分行招誘藉此聲勢必可盡降旬日之間湖南定矣

若失此時漸向夏熱以我病暑之兵當彼慣習水土之賊小有敗衂則彼勢復堅不惟為害湖南必慮自此貽朝廷憂患今於未了之間便行厚賞則諸處廵檢捕賊官等見畋獲賞争殺平人而畋等自恃因戰得功堅執不招之議朝廷亦恃畋小勝更無招輯之心上下失謀必成大患其楊畋等伏乞且降敕書奬諭授與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賞今湖南賊數雖多然首惡與本賊絶少其餘盡是枉遭殺戮逼脅為盜之徒在於人情豈忍

盡殺惟能全活人命多者則其功更大仍乞明説此意諭與楊畋其賞典宜少遲留庶合事體　余靖言訪聞荆湖南路州軍以羣盜之故去山二十里禁民不得耕種即不知出自何人指揮此乃驅民為盜耳竊以中民以下素無蓄積朝夕之費盡出耕桑一歲不耕飢寒並至今賊既焚燒其廬舍劫掠其資榖官又禁其耕種蕩然無所歸矣欲不為盜不可得也且衡郴道永相去僅千里皆山也賊之初起往來山中百人耳自官吏舉兵

驅逐而近山之民皆殺之其不殺而幸存者又禁其耕
千里之民皆失其業若不歸賊將何所歸故半年之中
聚至三四千是知欲擒賊而遂驅民為賊者也伏乞特
降指揮切責湖南監司帥臣并諸州長吏疾速出牓告
諭人户並令依舊任便耕種其先曾窩盤賊人及驅率
在賊中者亦令招輯倍加安撫其先降宣命招收賊徒
自依前來指揮　又言訪聞湖南初以錢絹購斬蠻賊
首級軍人利於厚賞道上逢人即以為賊而殺之至有

頭插標識以免官軍之害者由是標識者賊人殺之無標識者則官軍殺之其中等以上民猶能携家屬入城郭以避害中民以下入城則食盡故𠀋入賊中今又頓兵九疑以盡殺為期則一方之民永陷塗炭矣伏乞朝廷特推恩意抽廻九疑之軍其蠻人首領許以官封平民各令歸業以示陛下含忍之德又言臣所奏湖南捉賊兵士等貪得厚賞枉殺平民尋聞楊畋殺賊有功已推賞典楊畋五年二月己亥乃轉太常博士賜五品服此時未聞靖云已推賞典恐是當時嘗有此議

既而不行其不行或緣歐陽修之言當考恐謂臣言迂闊未即施行又恐以楊畋到後必無此事伏緣賊自可殺民自可生賞功罰罪兩不可廢臣之所聞皆出南來士人之口自楊畋到湖南後乃支斬賊賞錢所以軍人冒利貪殺不分玉石感傷和氣伏乞特降宣勅指揮凡民不持兵器非與官軍鬬者皆不得殺輒敢持民首以冒賞者以故殺罪罪之知而不告從所部犯法不告之條仍坐主將以肅軍令　又言風聞湖南蠻賊攻燒城郭為害不止者竊以

賊本山獠居在巖險嘯聚已命出行抄掠數年以來未甚為害去冬今春氣焰漸熾其故何也盖緣官軍枉殺良民以貪厚賞近山百姓皆入賊中楊畋等攻賊巢穴意在蕩除由是賊出攻城以爭死命雖聞朝廷屢令招撫而楊畋鷙勇但欲淨盡賊徒臣愚以為憑朝廷之力取數千之賊勝之未足為武不勝適足為羞今來民皆逃已賊無蓄積必須急戰乃見勝負若能盡賊但恐百姓亦盡臣竊料賊勢已窮欲降久矣但緣楊畋固執前

議賊亦恨之畋不罷去賊必疑貳臣謂宜因楊畋待罪之際楊畋待罪或因孤㨿峒之敗也當考敗在何時别與差遣假此為説招諭蠻人但言畋不曉朝廷素來招納之意多行殺戮今専委良將恵懐吾民百姓因此可以復歸山獠因此可以綏撫事定之後用畋不遲臣累奏官軍枉殺平民朝廷未信今來廣南東路亦奏連州土丁因備湖賊事枉殺鹽商四十餘人推此可知湖南之害伏乞朝廷詳酌大計不可重惜楊畋而輕荆南一路百姓　范仲淹等意

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詒近臣議於是翰林學士宋祁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誥張方平歐陽修殿中侍御史梅摯天章閣侍講曾公亮王洙右正言孫甫監察御史劉湜此八人姓名據李清臣史稾等合奏曰伏奉詔書議夫取士當求其實用人當盡其才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以為言也謹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

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故為設立學舍保薦送之法夫上之所好下之所趨也今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其詩賦之未能自肆者雜用今體經術之未能亟通者尚如舊科則中常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謂盡人之材者也故為先策論次簡詩賦考式問諸科大義之法此數者其大要也其州郡彌封謄録進士諸科帖經之類皆苛細而無益一切罷

之法行則申之以賞罰如此養士有本取才不遺為治之本也

乙亥詔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源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吾豈憂英俊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有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敎學養成之法其飭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為患議者屢以為言比令詳酌

仍詔政事府參定皆謂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其行實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則閎博者可見其才至於經術之家稍增新製兼行舊式以勉中人煩法細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如此則待才之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才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進德修業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為永式

其令曰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屬部官為教授三年而代選於吏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三年無私譴以名聞士須在學習業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嘗充賦者百日而止親老無兼侍取保任聽學于家而令試于州者相保任所禁有七曰隱憂匿服曰嘗犯刑責曰行虧孝弟有狀可指曰明觸憲法兩經贖銅或不經贖罰而為害鄉黨曰籍非本土假户冒名曰父祖犯十惡四等以上罪曰工商雜類或嘗為僧道皆不得預

進士試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又以舊制用詞賦聲病偶切立為考式一字違忤已在紬格使博識之士臨文拘忌俯就規檢美文善意鬱而不伸如白居易性習相近遠賦獨孤綬放馴象賦皆當時試禮部對偶之外自有義意可觀宜許倣唐體使馳騁于其間士子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以曉析意義為通五通為中格三史科取其明史意而文理可采者明法科試斷案假立甲乙罪合律令知法意文

理優為上等此即仲淹等十事其三曰精貢舉也畧已見三年九月丁卯

戊寅延州蕃官廵檢右班殿直折保忠為右侍禁保忠舊名馬山賜今名麗籍在延州委之防托青澗川用其部族為蕃捉生即綏德廢縣置營居之累以功補殿直時西賊數百騎突境上保忠率兵拒鬭獲其首級器甲甚衆特遷之尋又封其母李氏為福昌縣太君籍言李氏頗知義訓故也封李氏乃七月庚辰今附見

詔開封府吏受賕雖會疎決毋以例原

巳卯上於邇英閣出御書十三軸凡三十五事一曰遵祖宗訓二曰奉真考業三曰祖宗艱難不敢有墜四曰真宗愛民孝思感噎五曰守信義六曰不巧詐七曰好碩學八曰精六藝九曰謹言語十曰待耆老十一曰静進退十二曰求忠正十三曰懼貴極十四曰保勇將十五曰尚儒籍十六曰議釋老十七曰重良臣十八曰廣視聽十九曰功無迹二十曰戒喜怒二十一曰明巧媚二十二曰分希旨二十三曰從民欲二十四曰戒滿盈

二十五曰傷暴露兵二十六曰哀鰥寡民二十七曰訪屠釣臣二十八曰講遠圖術二十九曰辨朋比三十曰斥諂佞三十一曰察小忠三十二曰監迎合三十三曰罪巳為民三十四曰損躬撫軍三十五曰一善可求小瑕不廢顧丁度等曰朕覽書之暇取臣僚上言及進對事目可施於治者書以分賜卿等度及曾公亮楊安國王洙等拜賜因請注釋其義帝許之

庚辰降知潁州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栁植為右諫議

大夫知黄州坐不能察軍賊張海發所部也　録唐尚父郭子儀裔孫元亨為永興軍助教

壬午太子中允國子監直講石介直集賢院兼國子監直講樞密副使韓琦乞召試詔特除之

癸未詔禁軍料錢滿五百有犯階級者自今毋得作情理可閔奏聽裁

甲申免衡道州桂陽監民經蠻刼掠并土兵入山捕蠻者賦役一年兩朝史諸蠻傳云時蠻所至殺掠居民縱火刼財物被害者甚衆詔被害者并入山

捕蠻土兵觸復有差
佘靖等疏或附此

乙酉上問輔臣春秋三傳異同之義賈昌朝對曰左氏多記事公羊穀梁專解經旨大抵皆以尊王室正賞罰為意然三傳異同考之亦各有得失也上然之

丙戌丁度等上答邇英聖問一卷帝覽之終篇指其中體大者六事付中書樞密院令奉行之答聖問者即所釋前賜三十五事也其序曰伏奉宣示御書文字十三軸仰窺聖旨皆陛下上念祖宗下思政治述安危成敗

忠邪善惡之事詢謀下臣使進裨補敢不竭愚竊思自古求治之主靡不欲興理道安邦國納忠正退姦邪廣聰明致功業然行此數事在明與威斷爾明則不惑威則善柄斷則能行總是三者守而勿失非聖人孰能為之臣等嘗讀唐書見憲宗英悟留心庶政宰臣陳說政要必往復詰問既盡其理則曰凡好事口說則易躬行則難卿等既為朕言之常湏行之勿空陳而已李絳對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陛下今日處分可謂至言然臣

絳亦以天下之人從陛下所行不從陛下所言唯願每言之則必行之憲宗深所嘉納今臣等親承聖諭敷明治要亦願陛下日與輔臣舉此事目推而行之無使唐之君臣專美前代也　是日五臺山寺火

丁亥謂輔臣曰朕每令講讀官敷經義于前未嘗令有諱避近講詩國風多刺譏亂世之事殊得以為監戒章得象對曰陛下留思六經能遠監前代興亡之迹此誠圖治之要也　江西轉運使移屬州凡市末鹽鈔每百

緡貼納錢三之一通判吉州李虞卿受賕免貼納事覺大理將以枉法論知審刑院丁度曰枉法謂於典憲有所阿曲虞卿所違者轉運使移文耳遂貸虞卿死度喜論事舊制轉運使及藩鎮之臣辭謁皆賜對上初即位詔中書樞密院附奏之度言臣下出外必有所陳令一切令附奏非所以防壅蔽也又以内臣治詔獄為不可因援唐制三司參按故事請任御史罷内臣丁度以此月辛巳知審刑院此事不得其時附見此月末賜對治獄二事亦附見其行與否當考李虞卿神録一百十四卷有傳亦

說及貼納但未嘗侔吉當別一人也

諫官余靖上疏曰伏見陛下屢降手詔令兩府大臣條舉當今可行急務此蓋陛下久猒因循之言思樂興起之治所以頻迴清問用佇嘉謀固欲極意更張大去頹弊大臣雖時進謀畫未副陛下之虛懷或煩為條目徒取衆人之忿怒寧且顧慮而不敢作事者其故何哉臣竊思自古帝王必因大災變大患難然後明君側身賢輔協力增修治道以拯時危既有非常之才亦因可為之勢此皆慮始最難之事也以今

之天下事勢今之大臣所藴今之衆賢所議臣料必不能副陛下之望何者自寶元之初元昊僣擬契丹驕驁當此之時洶洶惟憂隕越而不能得非常之才因可為之勢以修國度以興治道人皆歸過於張士遜呂夷簡責其惟能私徇不識權變自夷簡病去陛下取章得象晏殊而任之又不能因此時修舉法度以副天下具瞻今既逾年人心無所冀矣若元昊既和之後猶有可因之勢寛民役完國用㝡其先也臣以為國家之務京城

擇諸司之長邊鄙擇將師之材牧民選循良之官理財委明察之吏則兵農刑政庶職皆修矣去冗兵惜冗費謹山海之禁則國用足矣省配率恤有無去侵漁之吏則民力完矣常謹此事民可致於小康皆當因事行之不必日陳細碎之務以取譏誚也夫人主之所以服天下者威令耳威無不懾令無不行臂指相制罔有違者令之士人名路相軋不顧憲章各懷倔强如此風俗之弊不宜崇長古者賢智之士為王者羽儀材武之臣為

王者爪牙漢之九卿登為三公唐之十六衛出領旄節此皆儲其才於待用之地也今之臨事無間皆儲其才領京師職任緩急有大謀議遣大將帥欲誰使者臣愚以為當今為陛下計者但能自攬威權大臣公行賞罰內擇百官外擇將帥沮蠻夷之氣塞賊盗之原寛民力足國用則天下乆安之勢也余靖疏稱呂夷簡病去今已逾年按夷簡以三年罷相故附此疏於四年三月末靖諫草稱擇取人望而任之張奕政要則云章得象晏殊今從政要先是參知政事范仲淹言乞於翰林院選醫師三五人於

武成王廟召京城習醫者教以診脉并修合藥餌至於針灸亦別立科侯及三年選試高等者入院充學生仍自今不由師學者不得入院如外間能醫者須有朝臣三人奏舉得同比試更委宣徽院覆試優者方許入院若內中及諸宮院使不由官學之醫雖有功效只與支賜祗應及十年以上累有功效者乃與助教或殿侍三司軍將安排即不得入院其諸道州府已有醫學博士亦令所在教習選官專管委監司提點其生徒精通兩

部醫書與免户下諸色差配累有功效保明以聞與助教安排所貴天下醫道各有源流詔宣徽院並依奏施行會要正月事今附三月末是月國子監言儒者講學之地不宜令醫官對列竊見唐制太常寺有八局太醫隷焉有博士以教之其考試登用如國子監之法乞令太常寺管勾施行所有合借經書即令本寺移文於當監取索應副詔付太常寺已而太常寺言近置太醫局令屬本寺作令權就鼓吹局講說今招到諸科生已八十餘人其鼓

吹局三間窄隘兼副南郊每日教樂講說不便欲乞移就武成廟從之此據會要乃三月二十五日及八月二十二日事今并附三月末須別加删去

范仲淹言臣竊見尹洙才業操行縉紳所推由臺閣進用便可直入兩制若邊城驟遷則有未便緣去年春是太常丞在路分都監許遷張肇之下去年秋轉司諫管勾經畧司公事在鈐轄安俊之上纔方半年若就除待制又遷在部署狄青之上既不因功勞又不改路分徧受寵權衆情非便於體未安如須合進擢即令將入

夏邉上無事且乞召尹洙赴闕令條奏邉事觀其陳述可采即與改職却令馳往邉上亦未為晚既因啓沃面受殊恩邉臣聞之不為越次洙竟不召亦不遷　詔權停貢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四十八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歷四年夏四月癸巳詔廣南東西荆湖北路轉運提點刑獄比者羣盜結集未盡捕滅其體量逐路配軍編管人内有兇惡不可存者徙犯近裏州軍

甲午上謂輔臣曰前調發軍士往湖南捕擊蠻賊方夏

瘴熱罹疾者衆宜令醫官院遣醫學一員馳往診視之

乙未監察御史裏行李京言近聞契丹築二城於西北

南接代郡西交元昊廣袤數百里盡徙緣邊生户及豐

州麟州被畧人口居之使絶歸漢之路違先朝誓書為

賊聲援其畜計不淺况國家前年方脩河北縁邊故湍

城隂城再盟之後尋即罷役請下河東安撫司詰其因

依或因賀乾元節使人還責以信誓使罷二城以破未

然之患從之

丙申上謂輔臣曰前發兵捕衡道永州猺賊如聞誤殺山下居民其令每口給絹五疋仍撫存其家此或用余靖奏議也

澤州刺史冀州鈐轄劉澄為左千牛衛大將軍昭州刺史權判左金吾街仗司寧州刺史高陽鈐轄周榮為左千牛衛大將軍端州刺史並以本路轉運使言其罷老不任事也　諫官孫甫言竊聞劉滬等修水洛城而涇原副部署狄青以滬等不聽令並枷送德順軍此獄繫一方利害但未知朝廷處置何如耳昔曹瑋嘗欲修

其城以通渭秦救援之師會邊防多事其志未克自西事以来邊城亦屢有營度者葢其城在生蕃中未能通之昨鄭戩為四路部署與劉滬等具上修建之利而滬等入生蕃界服其衆漸立城堡朝廷已賞其功矣近聞韓琦等宣撫回以修城雖有利慮生蕃難制而功莫就乞且罷其役戩固請城之且言滬等招得生蕃皆願借耕牛以助播種又城中有榷酤之利可以贍軍事茍不行滬等雖誅毋悔緣狄青之意元與鄭戩不同戩既罷

四路青以韓琦等所奏便抽還水洛城援兵滬等自謂已見功緒止乞留兵以畢其役若便坐以違主帥之令則滬本以一方利害初禀朝廷之命領千餘兵在數萬生蕃中亦常戰鬬殺獲而終使之服屬亦其勇略之可尚也今以主帥之言而罪之不惟勞臣不勸其招來蕃部得不驚懼乎雖然狄青為一道帥下有不從令而朝廷釋之青不無怏怏心況令之將臣如青之材勇者不可多得此固難處置惟朝廷兩全之　余靖言凡不受

大將節度者謂師行之際當進而退可行而止動臨機會必有勝負如此之類或違之者著於軍法以一其衆今劉滬因修城堡自有利害與夫臨陣逗留不可同論況水洛城據隴山之利可以通秦渭之援昔曹瑋在秦州固已經營及李紘韓琦相繼亦欲開拓而生户羌人或降或否故不克就今劉滬一戰而服數百千户因其勢而城之雖留援兵不足為罪狄青所執但以築孤壘於生羌之中恐賊昊來攻有難守之勢故與滬等異同

因其怨而執之爾朝廷若欲伸大將之令而罪滬等則滬以威信招納戎人戎方來歸而謀者獲罪今後立功者怠而又失信於戎必不可也若以狄青倚公法肆私怨而責之則恐今後偏裨輕於違犯此又非朝廷之意也二者之間均是害焉臣愚以為生羌利我交易因滬招撫故獻其地非滬不可守也滬若失職戎將生心古者矯制及違節度者因其立功則可贖罪今為朝廷計當切責滬罪而推恩恕之使其城守責以後効仍詔青

等共體此意滬等所築之城業已就將軍既困之矣怒之令其自守此邊鄙安危之計非私於滬儻有緩急通其策應勿以謀之異同幸其有急而不救也仍乞不候奏到滬等公案特與疎放無使羌戎因此疑貳此據余靖諫草附見寔錄無有也

歐陽修言近聞狄青與劉滬等爭水洛城事枷送滬等德順軍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況狄青劉滬等皆是可惜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且水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患於難得未暇經營

令滬能得之則於滬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韓琦等自陜西來非以水洛為不便但恐難得而成今滬能得之又有以城之正宜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之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沮狄青而釋劉滬則不惟於青之意不足兼緣邊諸將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劉滬經營水洛之初先以奮身力戰然後誘而服從乃是諸蕃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户豈

不驚疑若使翻然復叛則自今邊將欲以威信招諸族誰肯聽從不惟水洛更無可成之期兼緣邊生户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琦在秦州嘗經營而未暇令滬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後誰肯於邊防立事者此其不便三也又聞水洛之城雖能援秦州而須渭州芻糧之助令劉滬既與狄青異議縱使城得成他時狄青怒滬之異已又欲遂其偏見緩急不為之力則必須復失此其不便四也若遂移青於别路則是因一

小將易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最難處置者也近遣魚周詢定奪利害臣謂宜命一中使令周詢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非擅役衆盖初有所禀且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令不欲直釋滬以挫卿之威宜自釋之後若出師臨陣而違節制者自當以軍法從事然後又諭滬曰汝違大將命自合有罪令以汝城水洛有功故使青赦爾責爾卒事以自贖俟城成則又戒青不可幸其失城

以遂偏見如此則水洛之利可固蕃户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茍不如此未見其可也

實録以修疏繫四月六日丁酉今併附五日丙申孫甫余靖後

丁酉京西轉運按察使虞部員外郎杜杞為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兼安撫使寶元初朝廷出兵討安化叛蠻杞時知横州言嶺南諸郡無城郭甲兵之備牧守非才横為邕欽廉三郡咽喉地勢阻險可以屯兵應援三郡賊或奔衝足為控扼邕管内制

廣源外控交趾願擇文臣達權變練嶺外事者以為收守使經制邊事於是執政請用杞平區希範乃自京西召見遷秩而遣之　諫官余靖言朝廷畜養賢俊當如民家收積財貨平時先有營度至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以來陝西舉知州始用杜杞三司擇判官則又用杞京西多盜賊則又用杞令茲蠻人作叛則又用杞皆席未遑暖而即移之是使杜杞有奔命之勞朝廷有乏賢之歎如斯事體良亦可惜臣親見杜杞言京西之政始

有端緒乃未盡施設令遽捨去不成績效此屢易官之患也伏惟廟堂之上當思天下有多少賢才可與共了天下事者廣為詢訪預作處置某人可了某職某人可當某路一旦緩急用之如指諸掌此乃廟堂之策當有素定者也令二年之内講求賢俊只知有一杜杞何觀聽之不廣示天下之狹也設使别路更有盜賊則將又移杜杞無乃取笑四方予每見大臣謀事當平居無事時優遊暇逸如不足憂者及一隅有警則倉皇移易如

素不經心者且去年冬兩府大臣共選諸路轉運使田瑜為廣西轉運使梁載為判官必謂才能出人今蠻徼纔動未見瑜等如何處置有甚利害早已疑之此擇人之術不自信矣始若不知不如勿用只如近差王絲往湖南安撫待其奏報不中事節乃知其人不可委任知人不明為害不細伏望陛下敕諭兩府大臣廣思博採天下賢才以應萬務無使臨事倉卒有乏才之歎則社稷之福古人有言曰霸王之主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

於後哲自是識拔不明求之不至不可厚誣四海也惟陛下圖之　諫官言館職闕人即乞朝廷先擇舉主方許薦人詔今後館閣闕官即據合舉人數降敕委學士院與在京龍圖閣直學士以上或舍人院與在京待制同共保舉有文字德行官員具姓名并所著述該時務文字十卷以聞會要慶歷四年四月六日事實録無有當考諫官姓名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癸未詔更詳

戊戌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

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唯聖心所察爾苟朋而為善於國家何害也初吕夷簡罷相夏竦授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在二府歐陽修等為諫官石介作慶歷聖德詩言進賢退姦之不易姦蓋斥夏竦也竦銜之而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顧避竦因與其黨造為黨論目衍仲淹及修為黨人修乃作朋黨論上

之曰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

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夔稷契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

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收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黄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觧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絶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

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主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於是爲黨論者惡修擿語其情狀至使内侍藍元震上疏言范仲淹歐陽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爲同列以國家爵禄爲

私恵膠固朋黨茍以報謝當時歌詠之徳今一人私黨止作十數合五六人門下黨與已無慮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遞相提挈不過三二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挾恨報讐何施不可九重至深萬幾至重何由察知上終不之信也此一節恐在修進論前更詳之

己亥上謂輔臣曰上封者以河東芻糧不繼數請廢麟州其利害如何章得象對曰麟州四面蕃漢皆為元昊所掠今野無耕民故一路困於饋運欲更其寨徙其州

少近府州以省邊民之役上曰州不可廢但徙屯軍馬近府州別置一城亦可紓其患也乃命右正言知制誥歐陽修往河東與轉運使議之初河東轉運使張奎於晉州鑄鐵錢而民多盜鑄又晉州礬比歲課益虧并下修計度之鐵錢及礬二事修集有礬奏狀而實錄及本志並不載省鄆州通判一員

庚子度支判官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李絢為京西轉運按察使時范雍知河南王舉正知許州任中師知陳州

任布知河州並二府舊臣絢皆以不才奏之居半歲召入修起居注修注在十一月知永興軍鄭戩言尹洙使狄青帶領兵馬趙德順軍追攝知水洛城劉滬及本部勾當公事董士廉枷項送獄稱洙累令任修水洛城不稟節制緣臣昨移興軍被詔令一面興修已移文報洙洙等既知築城已就又聞朝廷專委魚周詢定奪更難以利害自陳便欲圖陷滬等一旦用兵擒脅下獄必恐蕃漢人民驚潰互相仇殺別生邊患惟深察之

壬寅契丹國母遣左監門衛上將軍蕭忠孝利州觀察使劉從順契丹遣始平節度蕭詰髙州觀察使趙東之來賀乾元節罷垂拱殿置酒以翼日燕王葬故也　審刑院大理寺上陳留縣移橋獄權三司使王堯臣罰銅七斤權戶部副使郭難知陳留縣太子右賛善大夫杜衎開封縣主簿楊文仲陳留等縣催綱右侍禁李舜舉並罰銅六斤皆以公罪坐之戶部判官國子博士填鉞罰銅七斤提點在京倉草場殿中丞陳榮古罰銅十斤

都官員外郎王溟追一官衛尉寺丞盧士倫追一官仍罰銅十斤並以私罪坐之先是舜舉建言請移陳留南鎮土橋於近西舊施橋處以免傾覆舟船之患開封府差文仲與衍相度而衍等請如舜舉之奏士倫縣之大姓有邸舍在橋下徙則邸舍盡廢溟前監縣稅嘗減直僦舍居之溟與堯臣為同年因白堯臣且謂徙橋於官無利害又橋柱未嘗壞舟船安用更張為巽日堯臣謂鉞曰自移陳留橋僅三十年今忽議徙故處動費官錢

不貲時開封府已毀橋而三司帖下縣不得毀因奏遣榮古往相度而請於舊橋西展木岸五十步擗水入大洪而罷移橋權知開封府吳育固爭之又命監察御史王礪再定奪礪言徙橋故處便且言三司稱橋下有官私屋今按其處惟有士倫邸舍而無官屋切恐私有請求於是內降下開封司録司命工部郎中呂覺就鞫之鉞坐嘗遣人詣礪刺其事為礪所得榮古不言慶歷二年有船觸橋柱破故以私罪論及獄上特詔免淮追官

罰銅二十斤滎古暨鉞仍改從公罪　范仲淹言臣前日與章得象以下親奉德音謂近知左右臣僚恐上不能主張不敢盡心言事今後不得更事形迹避涉朋黨須是論列必無所疑臣等千載遭逢得陛下聖言及此不勝慶幸臣日夜發憤願盡其心以副陛下待輔弼之意雖犯雷霆豈敢回避今竊見審刑大理寺奏斷王堯臣以下公罪內有情理不圓刑名未當之處如便降勑恐外議紛紛傳播天下臣忝參預大政豈當緘默負陛

下前日之訓為天下罪人今略指陳事節奏陳如後一陳留橋是真宗皇帝新造為損舟船遂遣使經度而遷之姚仲孫在三司日杜衍乞移此橋仲孫不行王拱辰知開封府日又乞移之拱辰亦不行昨又催綱使臣乞移此橋本府只差一主簿相度便具申奏朝廷不知先朝有詔失於檢詳遂許移之三司為去年新曾添修今又破材料遂奏乞差官相度乃是舉職今却以不應奏而奏坐罪惟聖慈深察方可見情一據案中照勘得三

司手分已先檢尋移橋文字於初九日納在王堯臣處要行遣申奏初十日方見王溟為本人自陳留替回堯臣遂先發言問當移橋利害溟方對答即非因溟請托而後行也一經曰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又堂高則陛高蓋言重公卿者所以尊天子也今三司使主天下大計在天子股肱之列有大罪則陛下自行貶廢不可使法吏以小過而辱之投鼠忌器正在此矣陛下縱有輕近臣之意不可外示於人何哉近臣

輕則減天子之重矣今法寺坐堯臣杖七十公罪其過至小一王溟得替債盧家宅子稱每月饒減得房錢一千其人已移辰州通判只是暫時即非久任當債宅子時又未曾言請託橋事量人情只是為溟曾在本縣守官遂欲借宅與住溟尚不肯須用錢債只饒減得一千今因王礪奏溟受盧家請託入獄之後須至虛有招認豈可一兩千錢便使得一員外郎請託此事兼案内照勘得因堯臣問及遂說利害又未嘗及不移橋此豈是

請託今獨追官勒停衆議未允望深察其情或與罰銅
監當亦減得外邉怨謗又免本人頻來理雪紊煩朝廷
一陳榮古定奪橋事據案帳上開説所損舟船五十五
隻内五十隻因風并相磕撞致損只有五隻因橋致損
又根究得元乞移橋狀内所説損却人命及陷没財物
並是虚誑所以榮古定奪更不移橋今來雖依王礪所
奏移歸舊處一則為先朝詔命二則未及月餘已聞新
橋不利損却舟船撞折橋柱及水勢稍惡重船過往不

易若再差人體量必是先朝不錯移改以此榮古所定未必不當雖三度取狀不全招認罪名蓋有此情理須至分疏本因公事別無私曲令法寺坐為私罪伏望特與改作公罪一項鉞是三司判官本案管移橋公事既聞差王礪重行定奪遂令人探問移與不移令來勘得別無情弊伏望特與改作公罪一王礪與堯臣祖同姓名素不相喜因此定奪遂誣奏乞勘三司情弊又奏填鉞是堯臣所舉必有奸謀令來勘劾別無情弊亦無奸

謀王礪親自定奪此事當以實言且非風聞之失也右
前件王堯臣罪名乞特出聖意差中使傳宣放罪令依
舊起居并乞特降聖旨王溟免追官罰銅與監當陳榮
古墳越並與改作公罪如此施行則衆情稍安羣議自
息王礪初奏王堯臣必有情弊及有奸謀滿朝公卿憂
堯臣禍在不測賴陛下仁聖特與辨明不陷深辟臣又
近奉德音令不避嫌疑而況陛下越次擢用敢不盡心
助陛下之明德從之

己酉監修國史章得象上新修國朝會要一百五十卷以編修官王洙兼直龍圖閣賜三品服
監察御史王礪既奏論陳留移橋事而諫官歐陽修言臣伏覩朝廷近爲王堯臣吳育等爭陳留移橋事互說是非陛下欲出至公特差臺官定奪而王礪小人不能上副聖意內挾私狥情妄將小事張皇稱王堯臣與豪民有情獘誣奏塡越令兊吏潛行殺害及妄稱眞宗皇帝朝移橋不便致民切齒等事及勘出事狀王堯臣元

不曾受豪民請托填越亦不曾令小吏潛行殺害及據
先朝日歷内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為陳留橋損害舟船
特令修換證驗得王礪所言悉是虛妄上惑聖聽賴陛
下聖明謹於聽斷不便輕信其言别令吕覺根勘今既
勘出事狀方明王礪不公伏以臺憲之職本要糾正紀
綱而礪但務挾私欺罔天聽合行黜責其罪有四一曰
誘黜先朝聖政謹按日歷書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移橋
一事乃是先知民間利病移得此橋為便故史官書之

以章聖政為後世法今王礪却稱是真宗皇帝朝權臣受豪民獻賂移得此橋不便民間至今切齒若如王礪所説即是真宗悞信權臣移橋致民怨怒乃是當時闕政令國史書移橋便利彰先朝聖政王礪言移橋不便是先朝闕政臣不知國朝舊史可信為復王礪之言可凴其虚妄謗黷之罪可誅一也二曰中傷平人使今後勞臣不勸臣見向前三司使不能擘畫錢穀至有强借豪民二十萬貫買天下物業至税課菜之類細碎刻剥

自王堯臣在司不聞過外誅求而即今財用不至大闕又聞南郊漸近諸事亦稍有備當此窘乏之時而能使民不加賦而國用粗足亦可謂勞能之臣方當責其辦事今因移一橋小事而王礪誣其與豪民有情致興大獄及至勘出並無情弊是王礪不恤朝廷事體當此乏用之際將能幹事之臣因小事妄加傷害其罪二也三曰誣奏平人為殺賊凡臺官事許風聞者謂耳目不及之事即許風聞者今王礪目見塡錢所遣小吏別無武

勇又無器仗而誣其有殺害之心及至勘出並無迹狀其罪三也四曰挾私希旨初朝廷本為省府互爭别選不干礙官定奪王礪既吳育是舉主即合自陳乞别差官豈可謗黷先朝希合舉主且礪言填鉞是堯臣所舉感惠本深今礪是吳育所舉豈不懷感且吳育與王堯臣本無怨恨各為論列本司公事所見異同乃是常事但王礪小人妄思迎合張皇欺誑其罪四也且王礪謗黷先朝聖政之罪若不重責則無以彰陛下孝治之明

中傷堯臣若不重責則使勞能之臣不安心展効其誣奏塡鉞遣吏殺害及挾私迎合舉主之罪若不重責則令後小人恣情妄作獄枉必多事繫朝廷之體臣忝諫職不可不言其王礪伏乞重行貶黜庚戌罷礪御史授太常博士通判鄧州

辛亥詔廣州發澄州軍一千人屯宜州

壬子判國子監王拱辰田況王洙余靖等言首善當自京師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餘室生徒三萬人唐

學舍亦一千二百間令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為太學葺講殿備乘輿臨幸以潞王宮為錫慶院從之

癸丑詔諸路招禁軍而人才小弱者官吏並劾罪以聞時上封者言招軍有常格而所至務張其事多得怯弱不及等之人比有復自禁軍降隷廂軍者故條約之

甲寅詔諸路罪人權任配廣南東西荆湖南北路　始狄青械劉滬董士廉送德順軍獄尋有詔移邠州既而

釋二人令往水洛城訖役須勘到罪狀别聽旨

丙辰諫官歐陽修言近差魚周詢等相度修水洛城如聞蕃族見狄青械繫劉滬等因致驚騷令周詢却將滬往以此可見滬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之為利而不欲廢之非滬守之不可然滬與狄青尹洙難共了此事臣謂不得已寧移尹洙不可移劉滬尚慮議者謂不可因滬而動大將令但移尹洙而不動狄青若洙更以恩徙他路即不是因滬而屈大將矣如此則於

洙無損於滬得全其功於邊防之體無不便三者皆獲
其利不則有害大凡武臣嘗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
人相爭寔是武人理曲然終亦不服但謂執政盡是文
臣遞相黨助輕沮武人况滬與洙爭而滬寔有功又其
理不曲罪滬則縁邊武臣盡皷怨怒其害一也自西事
以來擢用邊將因多能立功效者殊少惟范仲淹築大
順城种世衡築青澗城滬築水洛城滬尤為艱勤而功
不在二人下今若曲加輕沮則武臣無復為朝廷作事

其害二也滬若不在水洛則其生聚恐他人不能綏撫
茍別致生事則自今蕃部更難以招輯其害三也今三
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心不於尹洙曲有顧慮
則不與邊防生患此繫國家利害甚大伏望聖意斷而
行之　余靖言臣竊聞狄青劉滬爭修水洛城事朝廷
尚候魚周詢勘到滬等方行斷遣者切以將帥協心乃
成績效朝廷處法要在公平專聽偏詞恐未為允凡大
將節度不從者誅謂可從而違則寘於法令二臣所爭

之事各有奏陳臣愚以為若强賊在近須兵救援召澀不到罪則當誅令澀言築城有利無害事已復奏乞聽朝旨青等知澀所執自有本末但以所議不同輙肆私忿一名不至即舉兵擒之既囙其身又圍守其妻子脫有他變豈不上貽國憂若澀及士廉犯大將之怒而朝廷不能保全則令後邊臣誰肯立效況生蕃數千帳因澀來附若使澀守必與此城同其存亡他人繼之恐不能及伏乞早降指揮周詢如所築新城的寔利便即因

劉滬等令其專守此城招撫蕃部仍以此意誡敕狄青尹洙令後行事不可如此倉卒朝廷若以滬與青等既有私隙不欲令在一路則寧移青等不可移滬以失新附之心此奏附見歐陽後寔録無有也

丁巳梓夔鈐轄司言瀘州淯井監夷人攻三江寨詔秦鳳部署司發兵一千人及選使臣三人馳往捕擊之會要

四月二十五日事　詔三司丞郎給諫以上兩省待制以上御史中丞正卿監歲得舉正郎以下官不得過三人起居

郎舍人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歲得舉員外郎以下朝官不得過二人左右司郎中司諫正言三院御史并館職知諫院天章閣侍講三司判官開封府推判官并員外郎以上及正郎見任知州有出身無贓罪者並歲得舉太常博士以下朝官不得過二人安撫制置發運使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朝臣於本部内得舉正郎以下朝官提點刑獄使臣發運轉運判官得舉本部内員外郎以下朝官並限人數仍於狀内開說其人堪充何任使

同舉以聞

己未遣官祈雨　祕書丞集賢校理張掞往江淮兩浙路轉運司體問利害事掞初調臨淄主簿李廸薦知益都縣罷里正弗用而賦租以時入石介獻息民論請以益都為天下法明道中京東大飢盜賊充斥御史中丞范諷薦掞才可治劇以天平節度推官知掖縣人訴旱州不欲蠲税掞自力為奏詔除登萊税掞歷城人揆弟也

庚申以宜州捉賊右侍禁李德用為閤門祗候宜融緣邊廵檢使先是德用出韓婆嶺擊區希範斬獲甚衆俘偽將崔盈譚護二人故賞之希範自是入保茘波洞間出拒官軍　詔閤門副使須歷引進客省副使方轉使其西上須歷東上方轉四方館使此據會要　先是邊奏契丹修天德城及多建堡寨知制誥田況意敵蓄姦謀乃上疏曰朝廷予契丹金帛歲五十萬朘削生民輸將道路疲敝之勢漸不可久而近西羌通欵歲又予二十萬

設或復肆貪黷再有窺求朝廷尚可從乎臣至愚不當
大責每念至此則惋歎不已矧兩府大臣皆宗廟社稷
天下生民所望而繫安危者豈不為陛下思之哉每日
垂拱之對不過目前政事數條而已非陛下所以待輔
臣非輔臣所以憂朝廷之意也有唐故事肅宗以天下
未乂除正衙奏事外別開延英以詢訪宰相蓋旁無侍
衛獻可替否曲盡討論今北敵桀慢而河朔將佐之良
愚甲兵之善窳道路之夷險城壘之堅緻軍政之是否

財糧之多少在兩府輔臣寔未有知之者萬一變發所
忽制由中出少有差跌則事不測矣如前歲蕭英劉六
符始來和議未決中外惶擾不知為計此臣所目覩也
和議既定又復恬然若無事者豈得為安哉願因燕閒
名執政大臣於便殿從容賜坐訪逮時政專以敵患為
急則人人惟恐不知以誤應對事事惟恐不集以孤聖
懷日夕憂思不敢少懈同心協力必有所為今不此為
務而日以委瑣之事更相辨對議者羨之臣叨備近列

寔同朝廷休戚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也　況本傳載況此疏在出為陝西宣撫副使前按況以二年八月宣撫陝西十一月召還時孫甫歐陽修始有許西人歲賂二十萬之言若況未使陝西則二十萬歲賂朝廷亦未嘗即許西人疏又稱前歲蕭英劉六符始來按蕭劉之來乃二年三月若況疏即以三年工則當云去歲不當云前歲又二年北敵始和三年即多建堡寨亦恐不然傳或誤也按是年四月三日乙未李京乞因乾元節使諭敵罷脩二城今取況疏附四月末但京稱代州西北況稱天德城其地里遠近當考或即附四月乙未京上言後或移入七月末張方平疏前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四十九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歷四年五月壬戌朔樞密副使韓琦參知政事范仲淹並對於崇政殿上四策曰昨元昊叛命王師數出不利而北敵舉數十萬衆謂元昊是舅甥之邦中國不當稱兵國家以生民之故稍增金繒以續盟好今元昊雖

暫求通順後如物力稍寛則又有長驅深入并吞關輔之心何以知之昨定川之戰彼作偽詔誘脅邊人欲定關中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漠必以劉元海苻堅元魏故事日夜游説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好如其意乃知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為賊謀也朝廷若從其和則契丹要功下視中國若拒絶之則元昊今秋必復大舉契丹尋亦遣使問所以拒絶元昊之故或便稱兵塞外張勢脅我

國家必於陝西選將調兵移於河北河北未戰而西陲已虛元昊乘虛而來必得志於關輔此二敵交結之勢何以禦之臣等思和與不和俱為大患然則為今之謀者莫若擇帥練兵日計用武之策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而盟約可固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困可擊未必能為中國之害試畫一言之其一曰臣等觀西戎蓄禍積有歲年元昊外倚契丹屢乘戰勝而乃輒求通順寔圖休

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猶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之權略猶屈於突厥當始畢之卒為之舉哀廢朝遣百僚詣館弔其來使又太宗馳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語親與之盟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懼而修德後患必深周旋俯就使之驕怠一旦李靖擒之威振四極此盛主之謀也陛下當如唐高祖太宗隆禮敦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為寔務彼不背盟我則撫納無

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有宜此和策之得也其二曰元昊未叛時受朝廷恩信甚厚尚或時擾邊境今累次大舉曽無沮敗乃遽請和寔蓄陰計非屈伏之志今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然陜西減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以為縁邊城寨須日加繕完使敵人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則莫如畜土兵蓋其衆諳山川而多習戰鬬比之東兵其功相倍然沿邊次邊土兵數少而分守不足更當於要便城寨益招置之若

有近裏土兵願益隷邊寨者即遷其家而團集之向慶州創大順城欲置振武保捷兩指揮乃於永興華州耀州土兵中名願守寨者而應募甚衆何則關内諸土兵多在邊上或代歸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但星霜之苦極傷骨月之恩征夫不保其家嫠婦頗多犯法人情久則怨起如得并遷其家於邊住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其完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此可恃之兵也或謂土兵擕家寨下則請給之費尤多臣等曰不然土兵月

給差少又素號精強使之戍邊比之東兵數復可減然於逐路漸為增損一二年間方能整集固非一朝可驟改也又陝西新刺保捷其中有孱弱不堪戰者宜少汰之使歸於田畝既省軍費復增農力然後三分東兵以一屯邊以助土兵之勢以一徙次邊或屯關輔以息饋餉之勞以一歸京師以嚴禁衛之勢彼如納欵未變則東兵更可減三分之一又沿邊無稅之地所招弓箭手必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共修一堡以完其家與城

寨相應彼或小至則使屬户番兵暨弓箭手與諸土兵共力禦之彼或大舉則必先聞舉集之期我之次邊軍馬盡可駐於堅城以待敵之進退沿邊山阪重複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速戰既勝則方敢散兵擄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芻糧無所繼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俱困既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擄掠我於山谷中伏精鋭以待之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而來

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保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幷力以乘其敝彼將進而無利退而有禍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得也其三曰元昊巢穴寔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習戰鬬之事與漢界相附每大舉入寇必為前鋒故西戎以山界蕃部為強兵漢家以山界屬户及弓箭手為善鬬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為強所以秦漢驅逐西戎必先得西界之城彼既遠遁然

後以河為限不能深入儻元昊歸欵則請假和策以撫之用守策以待之或順而難變則有可攻之策竊計陝西四路之兵幾三十萬非不及也然分守城寨故每路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輕動葢不知賊人果犯何路其備常如寇至彼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或忽爾點集并攻一路故嘯聚之衆動號十餘萬以我分守之兵拒彼專舉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為客當勞而反逸我為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

此計使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一萬騎兵三千以為三軍訓以新定陣法俟其精勇然後覷賊之隙使三軍互掠于横山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并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勿與之戰不越旬日彼自困敝勢將潰歸則我復出環慶之軍彼必再點兵而來即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携怨我

則兵勢自振如宥綏二州金湯白豹戳章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救援不及又我以堅城守之以精兵臨之彼既樂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自安三二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横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生事此攻策之得也其四曰臣等既以三策陳之又以契丹為憂且契丹久強在後唐日以兵四十萬送石高祖至洛陽立為天子遂與石

晉為父子之邦邀求無厭晉不能支一旦釁孽起長驅直
抵京師擄石少主曁當時公卿盡室而去為中原千古
之恥國家始與之結和將休兵養民有所待也及天下
無事人人懐安不復有征戰之議前年北敵驟起詭謀
稱兵有割地之請令来元昊欲議和又因而要功其勢
愈重苟不大為之備禍未可量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
大患一密為經畧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
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一密

為經畧者自河朔罷兵以来幾四十年州郡因循武事廢弛凡謀興葺則罪其引惹昨朝廷選差轉運使盖欲革去舊獘預為之防然既有本職則日為冗事所嬰未暇周慮請選有材識近臣假以都轉運使之名暫往經畫親視邉壘精究利害凡邉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歸奏闕下更令中書樞密院仔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若敵情驟變則我有以待之矣二再議兵屯者自来真定府定州髙陽關分為三路其所轄兵馬

未甚整齊乃有一州兵馬却屬兩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來於何控扼合用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固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彼密為經略方可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那減於何處駐泊使就芻糧以省邊費庶免先自匱乏至用兵之日重困生民三專於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閤門祗候使臣以上選人三班院於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於軍旅中選人或有知畧或有材武

堪邊上試用者逐旋進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闕則從而差授如此則三二年間得人多矣四急於教戰者於陜西四路抽取曽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授以新議八陣之法遣往河北閲習諸軍使各知奇正循環之術應敵無窮五訓練義勇者今河北所籍義勇雖若唐之府兵法制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然未建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别選知州知縣縣令可治兵者并增置将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敵可用

斯則強兵制勝之本矣六修京師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一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于今驕慢且為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或勝則更無所顧直趨澶淵張犯闕之勢至時遣使邀我以大河為界將何以禦之是京師不可以無備也若京城堅完則戒河朔之兵勿與之戰彼不得戰則無乘勝之氣欲謀深入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

将沮而自退退而不憖則邀之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一百里内男女城長安二年而就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而就今約二年而城之則民不勞而利大不可不早計也是日琦仲淹指陳於上前數刻乃罷　諫官余靖言竊聞大臣建議内有修京城置府兵二事伏以廟堂建論天下具瞻帝王言動萬世為法安危所繫舉措非輕事之幾微不可不重難與慮始人之常情臣願陛下深思

遠慮以安民為本臣請縷陳二事望陛下擇其可否臣
聞西賊僭號之初宋祁請修函谷關此時關中動揺謂
朝廷棄關西而自守今無故而修京城乃是捨天下之
大而為嬰城自守之計四方聞之豈不動揺強弱之勢
正在此矣無戎而城春秋所譏守在四裔義不如此又
前歳以邊鄙之警而河北諸路揀點鄉兵天下百萬農
夫皆失其業北敵慢書亦隨而至乃是鄉兵之利未集
而先致其害也况今北方之賂既厚西戎之好既講雖

知信誓不可卒保嗷嗷蒼生咸望帖泰而都畿之下先自擾之根本不寧四方何所望哉昔魏侯恃險吳起以為失詞宣王料民山甫言其害政惟是二者皆古今之所戒而安危之所起願陛下捨此二策别議遠圖之術二策竟不果行罷置府兵已附三年九月丁卯乃十事之七也靖言不得其時因韓范請修京城附此

先是鄭戩奏修水洛城乞令韓琦不預商量琦言臣嘗患臣僚臨事多避形迹致賞罰間或有差誤因退思之臣任西邊及再任宣撫首尾五年只在涇原秦

鳳兩路於水洛城事比他人知之甚詳今若隱而不言
復事形迹則是臣偷安不忠有悞陛下委任之意臣是
以不避誅責輙陳所見利害凡十三條大略言水洛左
右皆小小種落不屬大朝今奪取其地於彼置城於元
昊未有所損於邊亦無益一也緣邊禁軍弓箭手連年
借債修葺城寨尚未完備今又修此城堡大小六七計
須二年方可得成物力轉見勞敝二也將來修成上件
城堡計須分屯正軍不下五千人所要糧草並須入中

和糴所費不小三也自來涇原秦鳳兩路通進援兵只為未知得儀州黄石河路所以議者多欲修水洛城一帶城寨自近歲修成黄石河路秦鳳兵往涇原并從腹内經過逐程有驛舍糧草若救近静邊寨比水洛遠一程若救鎮戎德順軍比水洛却近一程今水洛勞費如此又多踈虞比於黄石河腹内之路遠近所較不多四也陜西四路自來只為城寨太多分却兵勢每路正兵不下七八萬人及守城寨之外不過三萬人今涇原秦

鳳兩路若更分兵守水洛一帶城寨則兵勢單弱無元昊每來入寇不下十餘萬人若分三四千人於山外靜邊章山堡以來出沒則兩路援兵自然阻絕其城寨內兵力單弱必不敢出城不過自守而已如此枉費功力臨事一無所濟況自來諸路援兵極不過五六千人至一萬人作節次前來只是張得虛聲若先為賊阨其來路必應援不及若自黃石河路則城隔隴山不能抄截五也自隴入秦州由故關路山阪險隘行兩日方至清

水縣清水北十里則和爾揚寨自清水又行山路兩日方至秦州由此觀之秦州逺在隴關之外最為孤絶其東路隔限水洛城一帶生户道路不通秦州恃之以為籬障只備西路三都口一帶賊馬來路今若開水洛城一帶道路其城寨之外必漸有人烟耕種蕃部等更不敢當道住坐姦細之人易來窺覘賊若探知此路平快將來入寇分一道兵自和爾揚寨扼斷故關及水洛則援兵斷絶秦州必危所以秦州人聞官中開道皆有憂慮之

言不可不知六也涇原路緣邊地土最為膏腴自來常有弓箭手家人及内地浮浪之人詣城寨官員求先刺手背候有空閒地土摽占謂之強人此輩只要官中添置城寨奪得蕃部土地耕種又無分毫租税緩急西賊入寇則和家逃入内地事過之後却前首身所以人數雖多希得其力又商賈之徒各務求屬於新城内射地土居住取便與蕃部交易昨來劉滬下倡和修城之人盡是此輩於官中未見有益七也涇原一路重兵皆在

渭州自渭州至水洛城凡六程若将来西賊以兵圍留水洛城日夕告急部署司不可不救少發兵則不能進前多發兵則與前來葛懷敏救定川寨覆沒大軍事體一般所以涇原路患在添置城寨者一恐分却兵馬二恐救應轉難八也議者言修水洛城不唯通兩路援兵亦要彈壓彼處一帶蕃部涇原秦鳳兩路除熟戶外其生戶有磋庫爾珠德古巴哩城拉家城鵰梟城古渭州康古洮河蘭州疊宕州連總噶爾青唐城一帶種類莫知

其數然族帳分散不相君長故不能為中國之患又謂
元昊為草賊素相仇讎不肯服從今水洛城乃其一也
朝廷若欲開拓邊境須待西北無事財力强盛之時當
今取之實為無用九也今修水洛城本要通兩路之兵
其隴城川等大寨須藉秦鳳差人修置今秦州文彦博
累有論奏稱其不便顯是妨礙不合動移十也凡邊上
臣僚圖寛效者特扵選舉將校訓練兵馬修完城寨安
集蕃漢以備寇之至而已貪功之人則不然唯務興事

求賞不思國計故昨來鄭戩差許遷等部領兵馬修城又差走馬承受麥知微作都大照管名目若修城功畢則皆是轉官酬奬之人不期與尹洙狄青所見不同遂致中輟希望轉官皆不如意今若水洛城復修則隴城川等又須相繼興築其逐處所差官員將校人人只望事了轉官豈肯更慮國家向去兵馬糧草之費十一也昨者涇原路抽回許遷等兵馬之時只築得數百步例各二尺以來其劉滬悪恃鄭戩輕視本路主帥一面興

工不止及至差官交割又不聽從此狄青等所以收捉送禁奏告朝廷今來若以劉滬全無過犯只是狄青尹洙可罪乃是全不計修水洛城經久利害只聽鄭戩等爭氣加誣則邊上使臣自此節制不行大害軍事十二也陝西四路唯涇原一路所寄尤重蓋川原平闊賊路最多故朝廷委尹洙狄青以經略之任近西界雖遣人議和自楊守素回後又經月餘寂無消耗環慶等路不住有賊馬入界侵掠今已五月去防秋不遠西賊姦計

大未可量朝廷當勸逐路帥臣豫作支吾今乃欲以偏裨不受節制為無過而却加罪主帥寔先事體未順十三也詔劉與魚周詢程戡等而周詢及戡已先具奏修城之利且言水洛城今欲畢工惟女牆未完棄之誠可惜宜遂令訖役乃詔戡等卒城之丁卯遣內殿崇班陳惟信往涇原路催修水洛城韓琦十三條據司馬光記聞稱今已五月必是五月初所言而五月六日丁卯已遣陳惟信往涇原催修城蓋魚周詢程戡等先言修城之利奏到在琦言後一兩日間故朝廷雖以琦言劉付周詢戡等及周詢戡奏到即從其請遣惟信催修城也記聞稱五月十六日詔戡

等卒城水洛盖誤以初六日為十六日今改之 贈興元府都監内殿崇班張詔亮為佐驍衛將軍嘉州刺史以其捕光化軍賊死事也

戊辰禮賓副使知鄜州劉兼濟為供備庫使梓夔路鈐轄左侍禁閤門祗候李顥為西頭供奉官遂州駐泊都監以備敵人也兼濟尋徙知鎮戎軍十二月乙卯兼濟自鎮戎徙環慶鈐轄彼有注辨實録之誤 兼濟平弟

桂陽監進士廖革應募深入蠻洞討擊殺蠻三十一人提點刑獄楊畋奏其狀詔以革為

右班殿直捉殺蠻賊

巳巳徙知慶州孫沔知渭州尹洙知慶州用歐陽修之議也

庚午御崇政殿錄繫囚　忻州地震西北有聲如雷

壬申幸國子監謁至聖文宣王有司言舊儀止肅揖而上特再拜賜直講大理評事孫復五品服又幸昭烈武成王廟遂幸玉津園觀種稻燕從臣賜園卒錢帛尋召復為邇英閣祇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乃

罷之

癸酉司勲員外郎吕紹寧請以見行編敕年月後續降宣敕令大理寺檢法官依律門分十二編以頒天下庶便於檢閲而無誤出入刑名從之

甲戌以皇第七女為崇因保祐大師賜名懿安生才二歳乙亥卒其母御侍馮氏也　撫州上金谿縣所得生金山重三百二十四兩上初令送左藏庫而三司言瑞物宜留禁乃藏於龍圖閣瑞物庫

乙亥衛尉寺丞邱濬降饒州軍事推官監邵武軍酒稅上封者言濬先作詩一百首訕謗朝政言詞鄙惡兼以陰陽災變皆非人臣所宜言者傳布四方非便在杭州持服每年赴闕逐處稍不延接便成嘲詠州縣畏懼又印書令州縣強賣以圖厚利去年朝廷以無名詩嚴敕禁捕近又有賦詠傳寫如濬使在京師必須復妄謗好人國家多事之時亦宜使邪正區別風俗純厚無容小輩敢肆輕易故有是命仍令福建路轉運提刑司常切

覺察如有違越並具以聞此據會要乃五月十四日事始執政欲重誅之上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古有郇謨哭市其斯人之徒歟乃薄其罪此據張唐英政要

丙子詔西川知州軍監罷任未出川界而卒者錄其子孫一人

丁丑知制誥歐陽修言臣親至河外相度移廢麟州今條其利害措置之說為四議一曰辨衆說切詳前後臣僚起請其說有四或欲廢為寨或欲移近河或欲抽兵

馬以減省饋運或欲添城堡以招集蕃漢然廢為寨而不能減兵則不可苟能減兵而省費則何害為州且其城壁堅完地形高峻乃是天設之險可守而不可攻其至黄河與府州各纔百餘里若徙之近河不過移得五七十里而棄易守難攻之天險以此而言移廢二説未見其可至如抽減兵馬誠是邊議之一端然兵冗不獨麟州大弊乃此五寨若只減麟州而不減五寨與不減同凡招輯蕃漢之民最為寔邊之本然非朝廷一一力

可自為必須令邊臣久任漸推恩信不限歲年使得失不繫於朝廷之意而營緝如其家事之專方可收其遠效非二年一替之吏所能為也臣謂減兵添堡之説最近而但未得其要也二曰校存廢今河外之兵除分休外尚及二萬人大抵盡河東二十軍州以贍二州五寨為河外數百邊户而竭數百萬民財賊雖不來吾已自困使賊得不戰疲人之策而我有殘民斂怨之勞以此而思則似可廢然未知可存之利者二州五寨雖云空

守無人之境然賊亦未敢據吾地是尚能斥賊於二三百里外若麟州一移則五寨勢亦難存兀爾府州偏僻孤壘而自守不暇是賊可以入據我城堡耕收我土田夾河對峙為其巢穴也今賊在數百里外沿河尚費於防秋若使夾岸相望則泛舟踐兵終歲常憂寇至沿河內郡盡為邊戍以此而慮則不可不存然須得存之之術三曰減寨卒以慶歴三年一年用度麟州用糧十七萬餘石草二十一萬餘東五寨用糧十四萬餘石草十

四萬餘束其費倍於麟州於一百二十五里之地列為
五寨除分兵歇泊尚有七千五百人別用二千五百人
負糧又有幷忻等十州軍百姓等輸納及商旅入中往
來勞費不可勝言逐寨不過二十五騎廵邏伏路其餘
坐無所為蓋所建五寨之時本不如此寨兵各有定數
建寧置一千五百人其餘四寨各止三百至五百今之
冗數幷是後來所增臣謂今事宜稍緩不比建寨之初
然且約舊數尚不至冗費請於建寧只留一千人置一

都巡檢其鎮川中候百勝三寨各留五百其餘寨兵所減者皆屯於清寨堡以一都巡檢領之縁此堡最在近東隔河便是保德軍屯兵可以就保德請糧不煩輸運過河若平日路人宿食諸寨五百之卒廵邏有餘或賊馬小入則建寧之兵可以禦捍大入則清寨之兵不失應援葢都不去百里之内非是減兵但那移就食而已如此則河外省費民力可紓四曰委土豪今議麟州者存之則困河東棄之則失河外若欲兩全而不失莫若

擇其土豪委之自守麟州堅險與兵二千其守足矣所謂土豪者其材勇獨出一方威名足以畏敵又能諳敵情偽凡於戰守不至乖謀委以一州則當視其州如家繫已休戚其戰自勇其守自堅又既是土人與其風俗情狹衆亦喜附之可使自招集蕃漢之民是外能捍賊而戰守内可緝民寔邊省費減兵無所不便不比於命吏而往凡事仰給於朝廷利害百倍也然必用土豪非王吉者不可吉見在建寧寨蕃漢依吉而耕者已百家

其材勇素已知名况其官序自可為知州一二年間視其功效茍能善守可以世任之使為捍邉之臣惟朝廷裁擇

戊寅詔淮南比年穀不登今春又旱蝗其募民納粟與官以備賑貸

辛巳賜宜州討蠻軍士土丁特支錢

壬午録潭州都監東頭供奉官張克明子惇為三班奉職愉為借職克明死蠻事故也

癸未詔曰今天下並建學而所以訓導講說之人未盡有也其免舊舉人入學日限新人以故假而逼秋賦補日不足者除之若學未成者且須後本志云范仲淹罷執政意皆異故下此詔案仲淹以六月壬子出此時未罷也志誤今不取置金州通判一員省募職官一員

甲申知制誥田況言近聞西界再遣人赴闕必是重有邀求朝廷前許茶五萬斤如聞朝論欲與大斤臣計之乃是二十餘萬斤無聞下三司取往年賜元昊大斤茶

色號欲為則例臣竊惑之葢往年賜與至少又出於非時今歲與之萬數已多豈得執之為例若遂與之則其悔有三不可不慮一則搬輦勞弊二則茶利歸賊三則北敵興辭所謂搬輦勞弊者自西事以來鄜延一路猶苦輸運之患卞咸在鄜州欲圖速效自鄜城坊州置兵車運糧至延州二年之内兵夫役死凍殍及逃亡九百餘人凡費糧七萬餘石錢萬有餘貫才得糧二十一萬石道路吁嗟謂之地獄今茶數多輦至保安軍益遠歲

歲如此人何以堪議者欲令商旅入中可以不勞而致
且商旅惟利是嗜非厚有所得則誘之不行廟堂之論
本謂縑貴茶賤故賜茶五萬斤以充其數今計利者謂
若令商旅入中則一縑之費未能致茶一大斤此不得
不悔也所謂茶利歸賊者臣在延州見王正倫伴送元
昊使人緣路巧意鉤索賊情乃云本界西北連接諸蕃
以茶數斤可以博羊一口今既許於保安鎮戎軍置榷
場惟茶最為所欲之物彼若歲得二十餘萬斤榷場更

無以博易此不得不悔也所謂北敵興辭者今北敵𡡉視中國自欲主盟邊功茍聞元昊歲得茶二十餘萬斤豈不動心若緣此亦有所求必不肯與元昊等至時果能以力拒之乎此不得不悔也然朝廷初無大斤議歐陽修亦言昨者西賊來通和朝廷許物數目不少內茶一色計五萬斤緣中國茶法大小斤不同當初擬議之時朝廷謀慮不審不曾明有指定斤數竊慮西賊通和之後須要大斤若五萬斤大斤是三十萬小斤之數如

此則金帛二十萬乃五十萬物真宗時契丹大舉至澶州只用三十萬物三十年後秉國家用兵之際兩國交爭方添及五十萬今元昊一隅之敵一口便與五十萬物臣略言為國家大患一兩事不知為國計者何以處之三十萬斤之茶自南方水陸二三千里方至西界當今民力困乏陛下不恥屈志就和本休息民力若歲搬輦不絕只此一物可使中國公私俱困此大患一也計元昊境土人民歲得三十萬茶其用已足然則兩榷場

捨茶之外須至別將好物博易賊中無用之物其大患二也契丹嘗與我為敵國指元昊為小邦若見元昊得物之數與彼同則須更要增添何以應副不過云茶不比銀絹本是麄物則彼亦須要十萬大斤中國大貨利止於茶鹽而已今西賊一歲三十萬北敵又要三二十萬中國豈得不困此其大患三也昨與西賊和之初大臣急欲事就不顧國家利害惟恐許物不多及和議將成契丹語洩兩府方有悔和之色然許物已多不可追

改今幸有此一事尚可罷和臣乞陛下特召兩府大臣共議保得久遠供給四夷中國不困則雖大斤不惜若其為患如臣所料不至兵言即乞早議定計

乙酉諫官余靖言自古盜賊為患未嘗不赦其脅從而誅其首惡與其勝之不若安之今湖南之賊首惡者不過百人餘皆脅從之民官軍殺平民以邀賞故居民不入城郭則入賊中乃得不死野無耕民則賊無所掠而刼城郭矣幸而城郭未破破一城則其惡已甚雖欲赦

之不可得矣宜遣謀智循良之吏單車獨往諭以禍福逆順之理宣以恩信而招撫之示之生路則衆可潰散賊焰宜熄矣若必欲勝之則湖南之民盡入於賊民盡則賊盡矣招撫之術惟陛下速行之余靖論蠻事前後凡八章實録但載其第四章於五月乙酉今並取之仍隨時附見其第五章云得蓋作過及陳執方殺黄捉鬼二事寔録皆無之又得蓋以慶歴二年十一月賜州印四年五月又降黄敕不知作過在何事當考

靖又言臣伏見廣南湖南梓州等路蠻賊騷動上煩聖慮臣竊謂皆由朝廷中外措置乖錯以起斯患惟陛下熟思臣竊

聞戎瀘二郡舊管羈縻四十餘州皆以土豪累世承襲為其刺史今之聽朝命者十不存一昨者瀘州蠻首得蓋戎州蠻首韋彦富皆乞郡印仍乞署官以為寵榮朝廷賜以郡印而不與其官由是怨望今者得蓋作過為朝廷憂其韋彦富所乞恩澤尚有靳吝待有憂而後憂豈若先事而憂之也又聞宜州賊首區正詞曾入蠻洞殺賊詣闕自陳其勞將帥貪功不録其績朝廷吝賞不與其恩因此怨恨歸而作賊今賊首未獲而賣卦巡官

隨行人力並坐族誅何益於事又聞湖南蠻黄捉鬼等詣衡州請降知州陳執方既已納之尋差獄官就驛勘問賊驚而走因捕殺之至今餘黨雖欲歸降懷疑不信此皆中外措置乖錯之所致也歐陽修三月疏云部飾等殺黄捉鬼晴此云知衡州陳執方當是一事在三年四月前伏乞朝廷以賞罰為念以威懐為意凡溪洞羈縻州縣及有生熟蕃户等處每有奏報倍加體問無令頻失事機以生兵禍所有戎州韋彦富乞官事當與檢尋行遣并桂州勘到賣卦巡官隨行人力

石周應等家族亦乞特行寛貸其湖南蠻賊亦當追罪執方乃能招撫

丙戌元昊始稱臣自號國主復遣楊守素來議事歐陽修言臣竊聞元昊近於延州界上修築城壘強占侵地欲先得地然後議和故楊守素未來而占地之謀先發又聞邊將不肯力爭此事所繫利害甚大臣料賊意見朝廷累年用兵有敗無勝一旦計無所出厚以金帛買和知我將相無人便欲輕視中國一面邀求賂遺一面

侵占邊疆不惟驕賊之心難從寔亦於國為害不細今若縱賊侵地立起堡寨則延州四面更無捍蔽便為孤壘而賊盡據要害之地他時有事延州不可保守若失延州則關中遂為賊有以此而言則所侵之地不可不争況西賊議和事連北敵令人無愚智皆知和為不便但患國家許物已多難為中悔若得别因他事即可絶和況此侵地是中國合争之事豈可不争臣謂令欲急和而不顧利害者不過邊臣外憚於禦賊而内欲邀議

和之功以希進用耳故不肯擊逐及爭侵地盖小人無識只茍圖目前榮進之利不思國家久遠之害是國家屈就通和只與邊臣為一時進身之計而使社稷受無涯之患陛下為社稷計豈不深思大臣為社稷謀豈不極慮伏望遣一介往延州令龎籍力爭取昊賊先侵之地不令築成堡寨若緣此一事得絶議和則社稷之福也臣仍慮西賊來人尚有青鹽之説此事人人皆知不可許亦慮小人無識急於就和者尚陳鹽利以惑聖聰

伏望聖慈不納浮議此奏不知日月因楊守素來附見然修此時已使河東當考

丁亥詔西京諸陵所用祀羊毋得抑配人户

己丑省河南府潁陽壽安偃師緱氏河清五縣並為鎮逐鎮令轉運司舉幕職州縣官使臣兩員監酒稅仍管勾烟火公事又析王屋縣隸河南府始用參知政事范仲淹議也此即仲淹等所上十事其八曰減徭役也已見三年九月乙卯　鄜延經略司言西賊寇青澗城宣武副都頭劉岳等與戰敗之詔功第一遷兩資次遷一資